

2017年春天,油菜花开得繁艳黄灿灿,给地处贵州中部的安顺山野,抹上了一层醒目的金黄色。风儿吹来,送上一阵一阵花香。

我们参加了一场名为“安顺之恋”的活动。这是贵州省安顺市为沪昆高铁的贯通,特意组织邀请青春岁月在安顺劳动并挥洒过汗水的我们重返第二故乡访问考察、观光游览,以此告知世人,只要踏上了这班高铁,就能直达举世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我们全都知道,安顺除了有黄果树瀑布群的十八楼瀑布以外,还有被视为洞中奇观的龙宫,可以在里面细细地转大半天的天星桥景区和妙趣无穷却又解释不清的漩塘。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无论是我们这些年过六旬的老知青伙伴,还是随同我们一起重返第二故乡的媒体联盟成员们,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的重点,报道的重点,全都集中到了安顺市的紫云县。

除了我们这支队伍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曾在紫云的苗族、布依族村寨上插

队的知青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直到2017年的春天,紫云还是一个出了名的深度贫困县。在全国的十大贫困县中,名列第七。

目睹当年青春岁月中洒下过汗水的这一块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山地,站在高高的山巅上眺望远远近近的村容村貌、山水土地,我们这一批或在此生活一二十年的老知青,不由得感慨万千,思绪纷飞;有一位或在紫云劳动了一两年的知青,更是用意想不到的语气道:“我真想不到,快半个世纪了,还是穷得这个样子。”

我呢,虽然没有在紫云路插队,但是在42年前的1975年冬天,我和导演谢飞为改编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到紫云县出名的四大寨采访了一个星期。

我们在步行了28里山路之后,从山脚下爬到四大寨人民公社驻地,已经是黄昏时分了。一路之上,没吃一点食物,没喝一口水。来到简陋的公社办公室,坐在草编的矮板凳上,把介绍信递过去的时候,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接下来的一周中,每天只能赶到一个山高谷深的村寨上去

沈从文有段很精妙的文字,在我脑海中久久盘旋:“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的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就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就输了。”

也许,这就是大师对人生的解读吧。人生长河中的输与赢,得与失,抑或成与败,都是瞬间而过。我选择绘画,也许是上苍所赐吧!从没想到输赢,也不会去想这些,因为绘画是需要终身学习、修行与实践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与人生同步。画者独步而行,尤为敢于弃,既弃人所取,又执着而取,取人所弃,所得是“坐残明月”的享受和行吟的快乐。

在我看来,当初选择绘画,也

许是兴趣与好奇使然。而当把绘画作为终其一生、执着追求的事业,那就是选择了修行终身。其间,唯有耐得住寂寞,方能登得理想彼岸,艺术之殿才能敞开在无垠澄碧之中。绘画是否有输或赢?那只有让历史去评价。而人生的输与赢,与自身修行密不可分,所谓眼有多高,手就自然有多高,即是此理。

走出画室,去寻找自然万物间属于自己特有符号的艺术精神与语境,这是我追求绘画艺术的主旨。几十个寒暑往来,我游历四方,眼观六路,背起画架,手携小画本,精心记录着冰川无垠的壮美,或是空山寂寞、满目荒寒的静默远山,那重山叠兀的气象荡漾在胸中,也生发着我笔底的无限。犹记得,那巍巍太行气吞山河的雄浑景象,使我勾连起了宋人的笔墨神韵与当今时代精神的契合。走出国门,置身于北美的自

选择绘画

汪家芳

然境界,即刻会被成熟而稳重的气象所吸引;漫步亚洲区域街角,那些活力四射的景象,又促使你感慨万千。有时,非洲国度蕴藏着的神秘与远古的旷野,令我赞叹不已;而欧洲古老建筑的经典与人文艺术的优雅,又让我无数次驻足写生,流连忘返。画室里垒如人高的采风簿上,早已留下数以千幅、仪态万般的域外风景笔墨,记录着那时那人那景的美妙,以及人、地、物的画外音。其实,是输是赢,真的不得而知。

丽的慧眼去发现。诚如郁达夫所说:“特特寻访,不如偶然之所得。”

多年前的初秋,我再度踏上印尼国土,造访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晨曦时分,登上庄严而又古老的圣城,顿时感觉这座属于世界最大佛教遗址之一所蕴藏着的特有静谧,美轮美奂。虽然历经千年,但婆罗浮屠那些佛塔佛尊的千姿百态,以及精巧传神的工艺制作,直让游览者神往而又思接千里。面对此景此情,我便于携小画本,尽情速写着别样的异域景致与万态人生,而思绪也仿佛在当今与千百年前来回穿越。

那些记载光阴与足迹,又蕴含满腹情怀的写生稿,我视为珍宝。它的每根线条,每处色泽,以及大千气象的每所场景,都是我仰观俯察的努力所得。其间,有欢愉有挫折,更有勇往直前的刚毅与变故性细微的圣考。



「安顺之恋」又五年

叶辛

那天,坐在地铁上。这时上来一位长者,我边上的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示意长者过来坐下。长者说:“我没有几站。”小伙说:“我到了。”说着走向车门,长者坐了下来。

由于乘车的人比较多,我是紧挨着小伙子的,刚才我还听到小伙子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到终点站还有十多站,怎么现在就到了呢?我瞟了一下,小伙子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不会进来一位拄着双拐的人,长者站了起来。“双拐”说:“我没事,我的支撑点多。”长者说:“我到了。”然后他闪到了另一边。显然,长者也注意到前面的小伙子并没有

那天,坐在地铁上。这时上来一位长者,我边上的一个小伙子站了起来,示意长者过来坐下。长者说:“我没有几站。”小伙说:“我到了。”说着走向车门,长者坐了下来。

由于乘车的人比较多,我是紧挨着小伙子的,刚才我还听到小伙子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到终点站还有十多站,怎么现在就到了呢?我瞟了一下,小伙子走到另一节车厢去了。

不会进来一位拄着双拐的人,长者站了起来。“双拐”说:“我没事,我的支撑点多。”长者说:“我到了。”然后他闪到了另一边。显然,长者也注意到前面的小伙子并没有

让座的理由

郑自华

现在,在地铁、公交让座已经是普遍现象。不过,让座往往要费“口舌”。“我没几站”“我身体棒棒的”,“你们年轻人工作辛苦”,现在,一句“我到了”,显得那么自然、得体,年轻人给自己找了一个让座的理由,别人坐下来也觉得十分自然。

前些日子看过一段视频,一位老大爷到饭店买了白饭,要了一份免费的汤。边上一位少妇看见,给

老人买了一碗肉,并轻轻关照服务员,别说是我付款的。过了一会,当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端到老大爷面前,老大爷诧异了。服务员说:“今天我们搞促销。”少妇看到老大爷开心的表情,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帮助人,是感情的真心流露,不要把帮助人看作是对别人的施舍。帮助人一定要顾及对方的感受,要尊重对方。

今后,当有人在地铁、公交向你让座的时候,说“我到了”,在接受这份善意的時候,请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荷塘月色 (摄影) 潘修范

我个人,也在这五年中,写下了《紫云是美丽的》等6篇文章,发表在媒体上。更加令人喜悦的是,在上上下下的努力下,在苗族、布依族老乡和社会方方面面帮扶之下,紫云县也于2020年上半年,宣告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旅游产业与文化深度融合,全域旅游新业态不断出新。曾经在紫云生活、工作了整整26年的老知青范干平,还出版了描绘紫云巨变的纪实散文集《紫云眼》。

“安顺之恋”又五年,这是一份真正的对土地、对青年岁月、对各族老乡的恋情。永恒的恋情。

他没说下去,他的父亲是老革命谢觉哉,母亲是老红军王定国。我们只在那里逗留了一周,就留下了一辈子难以磨灭的印象。曾经在这里生活、劳动了数年的老知青们,包括初来乍到的媒体记者们,纷纷给紫云县的脱贫攻坚,出起点子、想起办法来。众人纷纷建言献策,牵线搭桥,招商引资,会议上呼吁,会后当介绍人,为紫云产业的发展,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份热爱一分光。

宁绍平原的杭州湾南岸一带,向为浙东棉花的主产区。而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们的厂子,是浙江最早的棉花加工企业之一。一年几万吨加工能力的出色与强悍,轧花、脱籽、梳棉、剥绒、打包全都一条龙机器完成的先进和利索,让我们的厂子在杭州湾南岸众多棉花加工厂中,荣居龙头老大的地位。

更让人羡慕和妒忌的是我们厂子的工作条件与福利待遇。每年有整整8个月,我们厂子的工人都是在半上班半休闲的检修保养中度过的。那时还没有企业办社会一说,但我们这个百来号人的厂子,食堂、浴室、大会堂、图书室一应俱全,乒乓球队和文艺宣传组在镇上更属凤

毛麟角。每天免费可打的热汤,食堂自制的馒头、面包,每月可领的肥皂、毛巾、白糖以及一年发的两套藏蓝色劳动布工作服等,成为我们厂子的职工

和家属,在邻居、亲戚前嘚瑟、显摆的最佳说道。我们厂子真正火热、威风场面,无疑是被我们称作“旺季”的生产季节。每年11月的光景,当田野里大量的棉花被采摘、收购上来以后,经过了整整八个月时间保养、修整,我们的厂子犹如一台喝饱了汽油的坦克,全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在发出“咯咯”的声响。随着那台120匹的柴油机“嘭、嘭、嘭”地吐出一团黑烟,顷刻之间轧花机的轰鸣声、剥绒机的传动声、打包机的冲压声、传送机的回旋声,混杂着厂区内外喧闹、熙攘的船鸣人喊,恍如平地席卷起一曲澎湃的交响乐,震荡、裹挟得大半个镇子一派晕涨、亢奋。而每天厂区西大门肩挑、车推、船载、手扛的黑压压棉布袋,官河上汽笛此起彼伏、一不小心便排出一二里长的运送皮棉的船队,更像两条窜游的乌鲤鱼,将熟稔于波澜不兴的整个镇子搅动得风生水起、生机勃勃。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习惯于农耕文明生活的我们这个浙东小镇,能零距离地感受现代机器工业的魅力和威风,并受此影响和渗透,滋养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崇敬

与向往的话,那么我们的厂子肯定是最新鲜、直接的教材和样板。

我们厂子的辉煌不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已显了端倪。“旺季”时间逐渐从过去的四个月减缩到了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于不到一个月,而最终的停产也终于成为无奈的事实。其间也尝试过转产和创收,但除了浪费设备、增加贷款以外,一切只能是雪上加霜。此中的原因,谁都明白。就像众多地域性的农产品加工企业一样,几十年的火光和风光,根本的支撑是计划经济下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保障。没有了这一政策的支撑,我们的厂子是很难有第二条路能走的。

令人欣慰的是,几年前我回老家,在我们厂子改建的那个大型的小商品市场中,不少摊主我都熟悉,他们正是我们厂子原来的职工和家属。就像一块土地对一个农民来说不仅仅是提供作物、庄稼那么简单一样,一个工厂对一个工人来说,同样不仅仅是谋生的饭碗那么简单和肤浅。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会刻烙在记忆里,甚至渗入到血液中去的。比如梳棉车间失火的那个晚上,我们厂子众多职工、家属冒险冲进车间扑救火灾的那股胆烈和勇猛。

宁海普济桥

单苏

重回大自然。普济桥造型优美古朴,历经百年风雨依然挺立在山涧古道,古桥充分体现了宁海人民的造桥工艺水平。现在的杭州湾跨海大桥让上海到宁波非常方便,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串连起大小城镇,从上海出发驾车到宁海只花3个多小时。坐落在四明山和天台山之间的天明山地区俨然成为一块天然的度假胜地,温

泉滋润了城市人干燥的肌肤,花香鸟语抚平了城市人焦虑的情绪。有了一百多年前的普济桥,才会有现在许许多多的跨江跨海大桥。

愉快的假期总是短暂的,到了回程的时候。老唐同学为受伤小鸟做了一只小巢,准备把它带回上海好好照顾,来年再到普济桥边放生。我们告别了茂密的森林,“青春”贴心地关照我们还是从宁海匝道上沈海高速。导航同我们开了个玩笑,导航指引方向是宁海北上高速,我们车子穿过了宁海县城的大街小巷,穿过了热闹集市和乡镇街景,上了高速。一百多年前的普济桥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在挡风玻璃上重叠在一起,相映成趣。

七夕会

多少回,多少次经过沈海高速,从上海自驾到宁波、到台州、到温州。多少次经过宁海县的匝道口没有下来,这次我们目的地是宁海森林温泉酒店,前来对接的是个叫“青春”的女士。她贴心地关照我们:不要从宁海北匝道上,再往前开10公里左右,从宁海匝道上下来,自驾到南溪森林温泉道路宽敞。深藏在森林中的酒店很大气典雅,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次日清晨,群里传来老唐同学的照片,他们几个正在周边的一座古桥游玩,传上来的几张老桥照片:普济桥,一座历经沧桑的古朴桥梁。普济桥为单孔石桥,桥跨20米左右,高5.8米。据《普济桥碑记》记载:桥梁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桥梁上通宁绍,下达台温,乃古时交通要道。

旅游

